

中国庙会与国外狂欢节的对比研究

卜建东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1)

The traditional Temple Fair w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old-time sacrifice ceremony of ancestral temple for thousand of years. It was wildly spread in ancient China, a true living folk custom, and was called "Chinese people's own Carnival". But it sank deep as the modern China changed. This paper's research on both Chinese Temple Fair and Western Carnival shed some light on the survive and direction for Temple Fair,

Key Words: Temple Fair Carnival Folk Culture

内容提要 中国汉族传统庙会是由古代的宗庙社郊制度演化而来的。曾活跃于中国的广大地区,是真正活着的民俗,很多学者将其称为“中国人自己的狂欢节”。但它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却陷入困境。通过对汉族传统庙会与欧美民族的狂欢节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比较,为未来传统庙会在现代化背景下的生存条件和转型方向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庙会 狂欢节 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 K892.3

文献标识码 A

一 引言

中国汉族的传统庙会和国外的狂欢节都是人类文化的杰作,是人类文化与心理的长期积淀,历经漫长的时代,才流传下来,并形成今天的规模。成为诸多民俗活动的集中展演场,为它们提供生存的空间。但在现代化语境下庙会和狂欢节却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国外的狂欢节经过不断吸收和融合多种文化因素,形成多元化的节日,并为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所认可,而庙会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却显得脆弱无力。本文通过对两者的对比研究,为两者提供对话的平台,希望可以为将来庙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借鉴。

二 庙会和狂欢节概况

庙会源于我国古代的社祭,是伴随着佛、道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的活动而产生的,是集拜神、娱乐、贸易为一体,流行于我国广大地区的一种民俗活动^[1]。庙会经历了初始阶段,到汉魏时期发展为

多神明多宗教信仰庙会,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庙会与庙市的联系使庙会形态日臻复杂化,元明清时期达到庙会的顶峰。汉族历来被视为典型的农业民族,历来有举办庙会来祈求丰收和酬神的习俗,因此在汉族聚居地更是普遍存在。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民间信仰种类繁多,再加上民俗“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民俗特点,各地的庙会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此外,庙会是与农耕文化和宗教中神佛的诞辰日或忌日紧密相连的,因此它还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各地会根据所在地区的气候特点,再附会上述因素,来确定庙会的日期,持续的时间也各不相同,少则一天,多则数十天。如今的庙会已经少了娱神的内容,而转化为娱人的民俗活动。

狂欢节,是基督教四旬斋前饮食和狂欢的节日。盛行于欧美地区。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有狂欢节。这个节日起源于欧洲的中世纪。古希腊和古罗

收稿日期 2007-09-16

马的木神节、酒神节都可以说是其前身。有些地区还把它称之为谢肉节和忏悔节。该节日曾与复活节有密切关系。复活节前有一个为期40天的大斋期,即四旬斋。斋期里,人们禁止娱乐,禁食肉食,反省、忏悔以纪念复活节前三天遭难的耶稣,生活肃穆沉闷,于是在斋期开始的前三天里,人们会专门举行宴会、舞会、游行,纵情欢乐,故有“狂欢节”之说。如今已没有多少人坚守大斋期之类的清规戒律,但传统的狂欢活动却保留了下来,成为人们抒发对幸福和自由向往的重要节日。欧洲和南美洲地区的人们都庆祝狂欢节。但各地庆祝节日的日期并不相同,一般来说大部分国家都在二月中下旬举行庆祝活动。各国的狂欢节都颇具特色,但总的来说,都是以大规模的游行活动著称。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巴西狂欢节。在巴西狂欢节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聚集在里约热内卢市的主要街道,欣赏热情的桑巴舞和彩车游行表演。

三 庙会与狂欢节的共通性

同作为人类民俗文化的产物,汉族的传统庙会与欧美狂欢节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如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民俗表演活动等等。除了这些形式上的相同之处外,两者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共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着相同的信仰内涵。庙会的实质在于信仰,它是一种群体性的信仰活动^[2]。同样狂欢节也是如此。在过去,由于生产水平和技术条件的落后,人们常常把获取丰收和祈求平安的希望寄托于某些超自然的力量,这些超自然的力量既包括汉族人民一直以来尊奉的盘古、伏羲、女娲、黄帝、颛顼等,也包括欧美民族所信仰的上帝。人们定期举行一定的仪式来取悦它们,而这些仪式和活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庙会和狂欢节了。今天我们在庙会和狂欢节上所见到的舞狮舞龙、彩架游行、歌舞表演等活动大多源于古老的娱神活动,这些活动为的是祈求丰收、祈求子嗣繁衍等等。可以说是信仰赋予了庙会和狂欢节生命,也正是这些有关信仰的民俗活动,丰富和活跃了庙会和狂欢节文化。

第二,有着相同的民俗文化特点。一方面庙会和狂欢节大多起源于民间,由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即使有的原来是个人或少数人创立和发起的,但是它们也必须经过集体的认可和反复履行,才能成为民俗,即所谓的民俗文化的集体性;另一方面

庙会和狂欢节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代,并不断的向外传播和扩张,才形成今天的规模,即民俗文化在时间上的传承性,空间上的播布性;此外,庙会和狂欢节在传承和播布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各朝各代的时代文化和各个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使其内容在保留原有文化的精华部分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多彩,即民俗文化的稳定性与变异性。正是由于这些特点的存在,才能使庙会和狂欢节不断地发展,使其更具文化魅力。这里我们不妨以关帝庙会和英国的诺丁山狂欢节为例。关帝庙会以“关公信仰”为核心,历经千年不断地发展和向周边扩散才形成今天“关公庙貌遍天下,五洲无处不焚香”^[3]的规模,再加上各地丰富多彩的祭祀活动,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关公庙会文化。原来的诺丁山狂欢节是聚居在诺丁山地区的西印度群岛移民因思乡情重而举办的,当时不过只有一小群人穿着民族服装,敲着钢鼓在街上走一圈而已。多年之后,经生活在诺丁山地区人们的不断努力,除保留原有的钢鼓表演外,并融合各种文化元素,使其影响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和扩张,成为规模盛大的多元文化节日和伦敦炙手可热的旅游项目。

第三,有着相同的民俗和社会功能。首先,庙会和狂欢节的调节功能。中国汉族的传统庙会是民间民俗活动的展演场,每当举办庙会的时候,人们都可以欣赏到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民俗表演。如舞龙舞狮、彩架、飘色、五虎棍以及戏剧表演等等。同样在欧美的狂欢节上我们可以见到丰富多彩的彩车游行,以及装扮诡异的“小丑”、“魔鬼”、“国王”等跳着热情洋溢的舞蹈穿插在游行队伍中。通过这些艺术化的民俗娱乐活动,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得到适当的放松和调整。正所谓没有艺术和没有信仰的庙会一样不存在^[4]。同样,没有艺术的狂欢节也是不存在的。其次,庙会和狂欢节的规范和维系功能。在庙会和狂欢节上人们欣赏到的民俗活动,一般都源于当地的信仰或民间传说,这些传说往往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教育人们如何为人、如何做事等,从而达到规范人们行为的目的。而信仰更是凝聚民心的最好工具,通过对信仰的宣扬以达到强化民族或社区凝聚力的目的。在传统的汉族庙会上,我们常可以欣赏到以古代故事为蓝本的各类戏曲表演,从而使人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如晋剧中的《芦花》、京剧中的《杨家将》、河北梆子中的《沉香传》等等。同

样在国外的狂欢节上,人们也可以受到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如在奥鲁罗狂欢节上的游行队伍中,这些表演者戴着象征祈福的牛角或犀鸟面具,这种犀鸟就是非洲神话里的天神,保佑孩子的平安成长。因此人们纷纷带上这种面具,祈求子嗣平安。也正是通过这些独特的信仰和民间传说,加强了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最后,庙会和狂欢节的弱化阶级差别和性别歧视的功能。庙会和狂欢节可以说是全民的节日,在节日期间上层官员、普通百姓、男女老少纷纷走出户外,可以忽略阶级差别和性别差别,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而不受别人的非议。给人们提供相互交流和对话的平台。这些功能的存在,让庙会和狂欢节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四 庙会与狂欢节的差异性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起源于古老的农耕文化,而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不同的地域时空,导致不同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从而使庙会和狂欢节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常能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其一,对狂欢精神诠释的保守性与开放性。所谓的狂欢精神是指群众的文化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突破一般社会规范的非理性精神^[5]。汉族人民由于长期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含蓄保守的性格,这与欧美民族追求自由开放的心理是截然不同的。这就造就了对“狂欢”的不同理解。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主张“中庸”、“和谐”、“过犹不及”、不做违背常理的极端之事等等,这种“和合”的文化观念,经过几千年的锤炼与积淀,已内化为一种民族的性格了。而欧美民族把追求“个体独立”、“个体自由”、“个性张扬”等作为自己的文化观念,因此其文化特征更为自由开放。因此我们在狂欢节上看到的个性张扬的装扮和热情洋溢的游行表演,在中国的传统庙会上是见不到的。

其二,民俗表演内容的排他性与兼容性。汉族传统庙会可以说是传统民俗活动集中展现的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体,具有浓郁的传统味道。这与中国处于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长达数千年的小农(自然)经济是分不开的。这种经济类型最典型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很少需要与外界的交流与交换。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更是首当其冲。在加上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排他性。这既不利于其吸收外来文化,也不利于吸收现

代文化。而欧美民族文化与中国文化恰好相反,它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是在不断的向外迁徙和扩张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各种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因此其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在庙会上我们一般欣赏到的都是传统的舞龙舞狮、秧歌舞等民俗表演活动,而在狂欢节上我们既可以欣赏到它们本国的民俗表演,又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俗表演;既可以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韵味,又可以感受现代文化的魅力。如中国传统的扇子舞就走进了诺丁山狂欢节,在著名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上,人们既可以欣赏到古老的传统民间舞蹈,又可以看到热情洋溢的现代桑巴舞。

其三,运作方式的民间自发性与产业化。由于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的商业文化,使其人民更具开拓创新与市场运作的的能力,而中国传统文化源于农耕文化,因而缺乏这种意识。现如今庙会多由普通百姓或民间人士发起组织,其目的多是为了保护传统民俗文化,唤起人们的民族记忆。也有的地方的庙会已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了。而狂欢节多有政府或专门机构牵头,企业或商人投资,进行产业化运作。因此其经济效益是十分可观的。如巴西狂欢节原本是被政府明令禁止的民俗文化活动,但由于其在民众生活中已根深蒂固,所以政府的禁令并没有将其扼杀。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政府不再禁止这种活动了,而是给予积极的扶持和引导。其主要措施有:狂欢节由地方政府旅游局牵头组织实施,医疗、环卫、警察等部门积极配合;拨出专款给桑巴舞学校,为他们提供活动的周转资金;给餐饮、娱乐业提供资助等等多项措施。如今这项“世界上最伟大的表演”已成为了巴西最大的一项文化产业。据统计,每年大约吸引100多万国外游客,为巴西提供10多亿美元的旅游收入^[6]。

五 结语

通过对中国汉族传统庙会与欧美民族狂欢节的对比,使我们认识到,同属发源于民间文化的庙会和狂欢节,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丰富多彩的民俗表演活动,有着相同的民俗文化特点和民俗社会功能,而且它们都是普通劳动者自己的节日。这些文化的共通性为不同文化之间互相交流和学习提供了平台。但在现代化进程中两者却遭遇了不同的命运,欧美的狂欢节逐渐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其顽强的生命力,继续向前发展,并呈全球蔓延之势,为全世界人民所接受。而中国汉族

的传统庙会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很多地方的传统庙会在逐渐消失,有的地方虽然还存在,但也面临生存危机。巨大如斯的差异,让我们不得不对庙会的未来进行反思。

首先,中国汉族的传统庙会与狂欢节相比,缺乏政府和民众的认同意识,这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历程和当前城市化进程所造成的,致使很多地区的庙会文化出现断层的现象。一方面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庙会被视为封建糟粕的典型,遭到了严酷的批判和彻底的摧毁,时至今日很多人还心存疑虑,思想上还不敢认可庙会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传统农业经济的迅速转型,传统文化难免受到强烈的冲击,作为俗文化的庙会文化在这种冲击下成为弱势中的弱势,从而受到政府和民间的冷落。因此,尽快唤起政府和民众对庙会的认同意识,充分肯定庙会的文化价值,将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第二,中国汉族的传统庙会与欧美狂欢节相比缺少开放意识,很多地方的庙会之存在于一个封闭的范围内,缺乏创新的东西,人们所看到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一模一样,久而久之,对当地及周围的老百姓也会失去吸引力,更不用说来自外地的猎奇者了。因此走创新发展的道路才是传统庙会的生存之道。当然这种创新应该是建立在继承基础之上的。庙会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它对于中国的历史发展,起到了繁荣市场、丰富文艺、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等作用,因而受到群众的欢迎,得以长期传承发展。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传播封建迷信、铺张浪费、藏污纳垢等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因此,在继承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站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的立场,留其精华,去其糟粕。没有发展的文化永远是落后的,而没有历史积淀的文化又是缺乏生命力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对庙会文化进行创新,使这一古老文化能更好地融入现代化的生活之中。

第三,中国汉族的传统庙会缺乏产业化运作意识。当欧美民族在把狂欢节作为一张旅游王牌运作的时候。中国人还在考虑庙会是迷信还是科学的问题。因此很多地方的政府对庙会组织的问题上,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任其自生自灭,不闻不问,以致在今天的庙会上出现很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中国的庙会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因为

汉族民间信仰的俗神数量惊人,为这些俗神建立的寺庙遍布全国各地,这些寺庙的存在又为庙会提供了存在的空间,因此庙会遍布全国各地,如人们常见的城隍庙会、关公庙会、妈祖庙会等等。由此可见,我们并不缺乏文化资源,缺乏的是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能力。文化的产业化发展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条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可行之路。在未来我们必须重视庙会对于保护传统民俗文化资源的作用,由政府牵头合理开发利用庙会资源,用产业化的运作方式,使其既能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而生存下去,又能为当地的经济作出贡献。

第四,重点打造一批国际化大型的传统庙会。利用品牌效应,唤起人们对传统庙会的重视。如前所述,中国有着十分丰富的庙会文化资源,其中也不乏一些相对有知名度者,如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西解州的关帝庙会、河南淮阳的太昊陵庙会等等,这些庙会每年的香客多达几十万人。现在很多地方在发展民俗旅游,而庙会不就是众多民俗活动中最经典的部分吗?因此我们可以乘此东风,深度挖掘和利用庙会文化资源,打造出几个具有竞争力的庙会文化旅游品牌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样会对其他地方庙会的保护和发展起到带头示范的作用。

总之,庙会文化是汉族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录了汉民族的集体记忆,保护和发展庙会对于研究历史、文化、民俗等学科的流变过程有其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们应该引进狂欢节的某些现代化元素为庙会所利用,使庙会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让中国庙会也能像狂欢节一样,走出国门,迈向世界。

[1] 梁方:《城镇庙会及其嬗变——以武汉地区庙会为个案分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2] 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3] 赵波、侯学金、裴根长:《关公文化大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4] 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5]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第116页。

[6] 吴志华:《巴西文化产业政策初析》,《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4期。